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44.132
202

短篇小说集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李丹妮

封面设计：徐中益

短篇小说集

Duan pian Xiao shuo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8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3}{4}$ 插页2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50

ISBN 7-02-000833-X/I·834

定价 8.65 元

编 选 说 明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获得飞速发展，从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十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才华和朝气的各民族中青年作家，他们用自己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成果，为我们多民族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新的异彩。那些负有声望的老作家，也在被迫辍笔多年之后，获得了再度文学青春，笔耕不止，时有新著问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1981——1984)获奖作品，便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风貌的集中体现。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的这届评奖，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翻译等八个门类，共118篇(包括荣誉奖13篇)，作者126人(包括荣誉奖11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只包括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三种。其中，受篇幅限制，长诗只作节选。

一套获奖丛书，未能一展获奖作品全貌，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言的缺憾。在此，谨向读者和其他获奖作者深表歉意。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大 坂	(回族) 张承志	(1)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22)
江那边	(藏族) 扎西达娃	(44)
大雪歌	(满族) 那守巖	(55)
有那样一排白杨	(回族) 吴季康	(90)
磨 香	(土家族) 蔡测海	(114)
蓝 旗	(回族) 陈 村	(135)
姆姥韦黄氏	(壮族) 韦一凡	(162)
流 沙	(维吾尔族) 穆罕默德·巴格拉西	(183)
水 妖	(苗族) 石 定	(212)
退役军犬	(土家族) 李传锋	(226)
丹顶鹤的故事	(满族) 边玲玲	(243)
喜怒哀乐	(朝鲜族) 金 勋	(257)
啊, 人心!	(藏族) 益希单增	(278)
灵感的源泉	(哈萨克族) 乌拉孜罕·阿合买提	(294)
虔诚者的遗嘱	(蒙古族) 哈斯乌拉	(310)
最后一棵菩提	(白族) 张 长	(328)
乡 恋	(满族) 王家男	(342)
爸爸在遥远的扣林	(白族) 王云龙	(352)
八角姻缘	(瑶族) 莫义明	(368)

高山深洞上的客栈·····	(侗族) 刘荣敏	(387)
生活的逻辑·····	(蒙古族) 力格登	(406)
依姆琼琼·····	(藏族) 意西泽仁	(419)
那醒来的和睡着的·····	(维吾尔族) 阿拉提·阿斯木	(432)
人始终是可爱的·····	(彝族) 苏晓星	(465)
茅盖王·····	(布依族) 罗吉万	(480)
求学之路·····	(朝鲜族) 李元吉	(500)
最后的微笑·····	(佤族) 董秀英	(533)
朋 友·····	(回族) 白 练	(545)
爱的渴望·····	(景颇族) 岳 丁	(557)
金凤花·····	(哈尼族) 艾 扎	(562)
年头夜雨·····	(黎族) 龙 敏	(575)
根与花·····	(彝族) 阿 蕾	(586)
相见在山中·····	(裕固族) 杜曼纳姆嘉	(597)
翠 儿·····	(土族) 鲍义志	(603)
飘逝的花瓣·····	(羌族) 谷运龙	(619)
一天早上·····	(傣族) 岩罕炳	(653)
猎人之路·····	(鄂伦春族) 敖长福	(662)
故事,在哪儿结尾?·····	(仫佬族) 骆长木	(672)

附 录: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评奖当选篇目·····	(685)
-----------------	-------

大 坂

(回族) 张承志

从邮电局的绿漆窗口里伸出一只手臂。朝他拚命地挥舞着。

“嗨依！jihder！嘿！jihder！”那邮递员用生硬的乌梁海方言朝他吼着。——就这样知道了那个消息。他茫然信马走去时，已经听不见雇来带路的瘸老头怎样和那乌梁海人胡扯。远山象一条刺目的闪烁银霞。

他皱紧眉头，心里感到一片苍凉。马缰一下下地扯着他的手。

一个精光赤裸的小孩正在路边厚厚的尘土里爬着蠕动。细细的淡黄色粉末均匀地涂遍所有的小胳膊小腿，还有肚皮、屁股、脸蛋。他盯着那干土堆里玩得专心致志的土黄色肉体，“是男孩，”他想。这光洁的肤色和白亮炫目的远山都频频向他闪着捉摸不定的光。

这是什么信号呢？马儿却自顾自地走着。她的眼睛里一定也闪着光或信号，也可能是泪光，她是挺软弱的。

走过县文化馆，吴二饼站在台阶上。正慢腾腾地擦着那副变色眼镜。“真的上么？小伙子？”他问。显然声音里带着点酸味儿。

“还有假的？咱爷们又不是你这号废物！”向导李瘸子不屑地插嘴骂道。

“别吹啦，瘸子！”吴二饼戴上眼镜，反唇相讥道，“你能。从

青海，到新疆，咋连个老婆也没混上？……”

他费劲地听着。两个老家伙的声音极淡极远，飘忽不定。jihder应当是信件，而不是电报。但又是走了他妈的四天的电报。电波总不会在哪里排队、等车、喂马料吧？居然四天才到达目的地。

干燥黄尘里那裸着的小孩朝前爬着，强烈的阳光晒着那涂匀了一层粉末的小光屁股。马喘着，牢牢跟定那小孩前行。再向前就是汽车站了；赶下午班车，明天能回到城里。接着，坐火车需要七十多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共需要六天才能赶回她身旁。

这内陆亚洲的山前平原酷热无比。大地不仅暴烤在白日之下，而且蒸腾着昨天和几天前饱存的热气。马无言地走着，向导老李跟在后面。汗水滴在胸脯上。电报，jihder。横亘前方的天山遮断了视线，象一线狰狞的银色屏障。她此刻一定在流泪。一定那样：默不出声，任泪水在颊上流淌。单调的马蹄音也随着这一切，踏着枯燥的节奏，啮咬着人心。

不管那乌梁海蒙古人怎样称呼电报，这该死的消息已经走了四天。而且他至少要六天才能赶回去。十天，十天后她会怎样呢？平安地度过这场劫难，还是死于大出血？

“流产。大出血。住院。能回来吗？”这电报语言也和马蹄声，和倾泻在大地上的白晃晃阳光，和这肮脏街镇的呼吸，和一切保持着同样的可憎节奏。踢踏，踢踏。马耳朵一耸，一耸。树叶子哗啦，哗啦。十天，十天。

“走哟，尕兄弟！”瘸老李催促着。光屁股的小孩儿在阳光里爬行。前方的天山象露着牙齿。他感到头疼起来，似乎齿龈也肿起来了。毒阳狠狠地灼着他的脸，烤着他的心。他觉得心里

也燃起了一片毒火，那火苗烧得他要发疯了。

这县城的土街很长，他收着马，慢慢走着，一言不发。他紧张地想着什么，汗流浹背。

耀眼的阳光下，那小孩还在土堆里滚着，爬着，若有所思地。奇怪的孩子！他不觉被那赤裸的小小肉体吸引住了。

“大出血。能回来吗？”这样的电文一定会使邮电局的人投去惊奇的一瞥。十天以后，她会怎样呢？难道她真的会从这世上消失么？那可能消失的，难道真的能是她——那还在少年就结识了的、温柔而真诚的她么？

当他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时，曾默默地下决心要干成件什么事。他想到过那些当装卸工和卖大碗茶的同学，想到那些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读到博士课程第二年的朋友，也想到过那些拆开了能熏死人的、文质彬彬的文痞。他们都似乎催着他到这儿来。

这条尘土飞扬的街一会儿就将走完。十天，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他还什么都没干成。而十天之后一切只会剩下结局。还有五千里以上的路程。——不管结局怎样，反正他已经决不可能跨越这十天和五千公里的时间和空间了！

那孩子在黄土粉末里沐浴够了，站起来朝前跑去，横着穿过他面前的土街。

哦，这挺着鼓鼓的圆肚皮、逆着阳光奔跑的小崽子，简直就是一个玩弄大自然的、胜利的生灵。而自己的那一个却——失败了，夭亡了，悄无声息地无影无踪了。

她也是一样。如果十天以后他捧着一个骨灰盒从地铁车站里走出来，那些大都市里流水般涌来的姑娘们女人们照旧会快

乐喧嚣，向着他迸射出活力。就是这样：弱者的悲哀分文不值。

“能回来吗？”她真能选择语汇。电报纸上这行打印的灰色字迹里，既有她的心境，又有她的冷静。马儿走着，前面是银行的高台阶。

他慢慢地收着马缰，手上青筋突起。马儿站住了。让艰辛奋斗的弱者也得到一份成功，一份补偿吧……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白漆的银行牌子。

“牵着马。”他低声吩咐向导。

当他从银行大门里走出来时，全部公款都已汇至大坂彼侧的县城。这是一种自带凭证的汇寄方法。

现在即使后悔也晚了。只有翻过那道银色的、象大地狰狞尖牙般的大坂。

路过长途汽车站时，他闭上了眼。两匹马用力踩着坚硬的土路，甩着鬃走着。心头那火苗变小了，开始持久地一舐一舐地燎着他。牙龈完全肿了起来，生理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

他踢踢马腹，两骑马奔跑起来。

前面那大坂冷漠地矗立着。

李瘸子爱吹牛。据他说，他精通各大山脉里的每条道路，几十年专给各路军头、诸色衙门当向导。

“你这匹马，”他怀疑地盯着这瘸老汉胯下的那匹三岁杂毛红马，“这马能上大坂？”

“行，行呢。”老头不介意地应着，“那一年，我们的马子全垮啦。走到贼疙瘩梁，有个庄户。日他妈，门口绊着个马子。我枪栓一拉——”

他厌恶地打断了这老江湖：“你专门给盛世才的兵带路？”

“还有老毛子俄姿斯。那年回回马仲英进来，也掂掇子银洋求咱。再后，帮咱解放军干过。再后——”

他不愿再听这青海老汉吹牛。马放开大步，芨芨草丛唰唰擦过马腿。松树林子近了，白桦林子近了，大山四下围合过来。那个光屁股的娃娃在阳光烤透的尘埃里安静地爬着，肤色象熟透的小麦。世界多丰富：钻山钻熟了也成了一种职业。这老头为着每天两块五的工钱，骑上匹小马就往冰山上爬，而且象去娶媳妇那么瘾头十足。雪线稍稍上移了，大约在海拔两千米以上。广播说山口风力七级。山口就是大坂，在那道传说是冰封的大坂面前，科学院的考察队撤退了。

他只担心瘸老李那匹粉杂毛的三岁马。

“这马是春天驯的？”他问。

“不价！去年它才两岁口，咱就把狗日的压出来啦。”

他不快地说：“去年你骑的就是它？”

“哪！人家科学院一下就雇了好几匹！又驮人又驮料。就是走个半截子。日他妈，工钱少挣十几块。”

他敏感地想，这回你骑个癞皮狗找我开心来啦……“快走。”他吩咐。

牙疼。用舌头轻轻一舐，妈的，所有牙齿都松动了。他皱紧眉头，阴沉地望着前面的深谷。潮闷的风从云杉林子和密丛丛的草棵里吹来，马蹄踢动石块，单调地响着。

你骑着个马地，我扛了个枪

诺们子两个嘛——浪新疆

老李乐滋滋地甩开右镫，弯过瘸腿在马脖子上盘了个二郎

腿。这小调八成是个青海的土匪调。“诺们子两个”，他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这歌调门很野，他感到山谷里明显地被这老头嚎得变成了绿林世界。

“老李，”他喊道，“走快点！”

马蹄重重地踏着石块。山脉正缓缓向背后迂回。蹄声嗒嗒——离妻子，离夭亡的孩子，离电报或者jihder都愈来愈远了。

“能回来吗？能回来吗？”他紧闭上干裂的眼角。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是在婚后不久。

“怎么办？我们刚刚开始补习呵，生孩子时，正赶上结业考试……”她注视着他。

他心烦意乱地大口吸着烟，坐立不安。

“……而且，那会儿也正好是研究生考试的日期，你怎么温书呢……”她自言自语地和他商量着。

他一口烟呛在肺里，剧烈地咳起来。

“咱们不要了吧——不要了吧？”她扶住他，轻轻地问。奇怪的是，她象是在哄他。

他心乱如麻，一拳猛砸在墙上。几个指关节都沁出血滴。

生活，你对这一代人太苛刻了……“不，我们回家！回家！”他疯狂地吼着，在妇科门诊“男同志止步”的玻璃牌子下，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转身就走。

这是真实的么？……其实这是一种懦弱的推托。把残酷的选择推给一个弱女子来做。只是那烦恼是真的，现实从四面八方压来的烦恼。也许，这烦恼的气氛混淆了夫妻双方本质完全不同的心境。

他们太年轻了。当年轻的夫妇在社会的选择面前挣扎的时候，他们还没能体会诸如“父亲”“母亲”这些深沉的字眼儿。

“你知道么，”从手术室出来时，她虚弱地倚着他的肩，缓慢地沿着医院昏暗的楼道走着，“我们组里的徐玲，想要孩子有好些年啦。我说我不要这个了，她说我不敢。哦——”她惨白的额上沁出细汗，露出一个疲倦的笑容。好象她终于攀过了一道冰大坂，很欣慰似的。“好啦，不怕那些考试啦——”她沉重地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用手指抚弄着他结实的臂肌，“别烦，只要你心里别烦，我就不怕。”她径管低柔地喃喃着，缓缓地走着。

也许她觉得很高兴：熬过了这一场苦难，又能倚着这么高大健壮的男子汉。

向导李老汉得意洋洋地甩着缰绳头，指着山崖上的小路：“那一年，阿勒泰的哈萨反啦，盛世才派兵杀。走的就是这个道。”

牙疼得难忍，一跳一跳地，象是在跳脓。天山腹地的景观应当是迷人的：黛色的流雾，翠郁的松林。而现在充斥他视野的却是一片铁色。他盯着那些石垃子和断崖，马蹄无止无休地踏在那冰冷的铁色之上。

“……一个哈萨丫头子躲在水渠里头哩。妈的，老子正饮马，马子吓得蹦高。”瘸老李还在吹着牛。这老汉每时每刻都在絮叨，瘾头十足地吹牛皮。为着几壶酒钱，他美滋滋地朝大山里钻，骑着个小杂毛三岁马。

这老头一定没有孩子。

“……后来，我给那丫头子披了个军服，扣上个军帽子。趁黑，把她窝在艾比滩一个把兄弟家里啦。”

“老李，生火煮茶吧，歇会儿。”

老汉从脏污的马褡子里摸出两个又黑又硬的包谷馍。

他用力掰下一小块。咬了一下，松动的牙根立即刺入牙龈。他痛得眯起了眼。从嘴里掏出那块烤馍，上面染着红红的血。

“后来呢，老李？那哈萨克丫头——”

老头大嚼着，不经意地回答说：“她非不走嘛——咱还不拿上。咦，你吃呀！”

“不吃，不饿。”

“再说，那阵子，她只要一露头，骑巡队见了就是一刀。嘿，山上那死人哪——”

他截断了话头：“有娃娃么？”

“……呃，养了一个，唔，尕小子。”老汉咽下了一大口。

这瘸老汉也有罗曼史。被搭救的哈萨克姑娘哭着抱住了他的瘸腿。牙齿会全烂掉的，现在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十天——已经不是十天了，而是更多。一个肮脏而结实的光屁股小孩在爬着，他一定是在追着一只蚂蚁，他也一定是在一个蓬头垢面的哈族女人身旁。也许年青时代的李瘸子也站在旁边。

他啜着茶水，一杯接一杯。现在只有喝水，要多喝水。他凝神望着前方的冰山，牙龈还在一跳一跳地疼。那冰山轻蔑地朝他闪着冷光。

“走吧，老李。”他站起来。

自从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队在敦煌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唐代写本卷子以来，这条空寂的山峡连同它中间的那道冰大坂，就成了历史、考古、地理世界里的响亮名字。

“你们为什么撤回来呢？”他曾经奇怪地问过科学院那几位中年人。

“我们不会骑马。”

“什么？”

“我们不会骑马，屁股疼得厉害。”

他愕然了。真不是一代人哪。不会骑马，屁股疼。他们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光荣。那份敦煌地理文书现在锁在巴黎的博物馆里，而关于它描述的那古道上的种种，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考察。

“我打算过冰大坂。”他对县文化馆的权威吴二饼说，“麻烦您帮我找找马匹和向导。”

“你过不去，过不去。雪线还低呢。去年我都没敢过。你不懂，山口风力七级。算啦，过不去。”这是县境之内唯一的一个眼镜。他看见镜片里反射着嫉妒的光和一种地头蛇式的恼怒。“马么？马匹困难哪！向导也难找——都搞包产啦，谁愿意跟上你钻大山？”那镜片里甚至闪射着快乐的、得意的光。

他默默地把桌子上那杯白开水喝下去。

“那么再见。我明天就上山。现在，和您辞行啦。”他站起来，冷冷地和那人握了握手。

多么狂妄的口气。简直是锐气逼人。而此刻，哪怕妻子丧亡的电报飞到身后的县城，不管那乌梁海人怎样再次把它称为jihder，他也无从知道了。一步的勇敢。一次男性的证明，背后深埋着多少难言的牺牲呐。牙齿又疼起来了，头晕。他摸出一包土霉素片，数也不数地吞了下去。

两骑马攀到了雪线以上。

“人哪，谁也有个山穷水尽，”老李又把二郎腿盘上了马脖子，“那回在贼疙瘩梁，咱不是拿了那老回回一个马子么——后来，日他哥，有一回我领着兵上北道桥子浪。沙窝子边边上，

嘿！两个土匪绑了一伙淘金的客。顺着跪了一溜，吭吭大刀抡着砍头。”

“里头有那个人？”他问。

“啊咧呀！”老汉嚷出一句青海话，“——见了面就哭着磕头。咱一说情，就留下他一个。你看，这家伙赚不赚？给了咱个马，落下了一条命。”老头吹得唾沫星子乱溅。

走着，走着。马喘着粗气。

薄暮时，见到了一座哈萨克人的毡房。一个肤色黧黑的女人正在门口忙碌。夕阳染黄的山坡上散着羊群。

那个女人惊讶地望着这两个装束奇怪的骑者。她的眼睛是标准的突厥式的，深陷的双眼皮俊目。“她也象这个哈萨克女人一样，”他心里想道，“在都市的险谷里迎送生涯。”女人，为什么也把她们驱赶到这种险恶的生涯里来呢？难道这儿不是男人们拚斗的世界么。

“住下吧？这地场美得很！”瘸老汉问。

“离大坂还有多远？”他犹豫了一下。

“嗨，远得很，那狗日的冰大坂。那一年，盛世才的兵——”

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孩，一个光屁股的哈萨克小男孩，追着一朵小花狗崽儿朝山坡跑去。金灿灿的斜阳照得那小小的肉体分外明亮。

“够啦，接着走！”他猛地抽了马一鞭。

“哎，急啥嘛！公家人，住几天也不花自家的钱……哎，下马，下马呀。”

“快，走着说。”马匹已经跑起来。

“走着说，”老汉急了，“走着还说啥！”

“天黑再住，再赶一程。”他头也不回。

“哎呀你个朶娃娃！那年盛世才的兵——”

“老李，看看黄历。别一嘴一个盛世才。”

“……”

他们不再顶嘴，默默地走着。黄昏的山谷清脆地回响着倦乏的蹄音。山道陡峭起来。他们下了马，牵着马登上了一道山脊。

他吃惊地、用劲一把拽住了马嚼子。

——山体在此分成几脉，磅礴地朝四方滚滚而去。来路象一根线，缝在深谷崇山之中。层峦叠嶂移开了，正前方是一道明亮耀眼的冰岭。

那冰岭拦住了没有阻挡的夕阳余晖，闪烁着，静卧着，冷酷地斜睨着这渺小的两骑马。

“狗日的，就是它。妈的大坂。”瘸子老李恶恨恨嘟哝着。

天将黑的时候，在紧挨大坂脚下的石崖旁发现了一个松枝石块搭的窝棚。

“啧啧，美的很！”老汉打量着窝棚，赞不绝口。“猫下！就这儿猫下。”他嚷着，也许这里比帐房人家更对他胃口。

水烧开了，老汉撒上一把砖茶末子。

他试着咬了一口馍，疼得嘴角又抽搐起来。“饿了么？啧啧。”老头子吃得喷香，用狡猾的眼神瞅着他。夜幕正在降临。她如果——她一定正躺在医院里，在昏暗中睁大着眼睛，凝望着漆白的板壁。他用手指轻轻捻着烤馍块，用茶水泡了一缸糊糊。篝火烧旺了，毕剥响着。烤焦的苞米馍块没有泡软，他使劲嚼着，咽下一些咸咸的东西。篝火跳跃着，火苗黄得透明，象一个赤裸在炫目阳光下的小孩在舞蹈。